

编者按

关于父亲,我们听到最多的是“父爱如山”“沉默的爱”等形容,显现了父亲对子女的爱,往往无声而厚重,如静水深流,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。

值此父亲节,小编选编了三篇子女为父亲写下的文字,他们笔下的父亲形象,或许身份、职业、性格各不相同,各自散发着独特的气质,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便是他们对孩子们倾注的那份爱与守护,让人感动。

## 唱呀唱呀唱到老

□李慧慧

父亲生日那天,我们一家人去唱歌。唱歌是父亲提出来的,我和妹妹相视而笑,嘿,老头越来越跟潮流了嘛。

父亲几年前开始拿农村的养老保险,不过,他觉得自己还能干活,我们呢,觉得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也挺无聊的,看他精神很好,体力也足,且找的活是自己亲戚家厂里,不怎么劳累,就随他去了。

厂是一位远房堂哥的,给了父亲一份不错的收入,父亲非常满意,更加卖力地干活了,经常比别人来得早、离得晚,别人不干的活,他都会主动去干。厂里的工人多数比父亲年纪小,有些甚至只比我大一点,多数不是本地的,每逢节假日他们要回家的时候,有些活父亲就主动接手了。父亲与年轻人相处得十分融洽,超乎我想象地融洽,经常与年轻人去城里唱卡拉OK、AA吃饭、骑车去附近看风景。

我自认为对父亲的一切还算熟悉,这一刻却怀疑起自己来,别人说起的这些事情,我并不知道。当然,我相信父亲是会这样做的,因为在我心中,他一直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,虽然从他的外表是看不出来的。父亲与村里的老人们一样,时常穿着灰扑扑的衣服,戴着一顶老头帽,并不显得特别年轻或者帅气,甚至因为个子矮小,被母亲高出一个头,母亲在世的时候,还时常被母亲拿来打趣。

小时候家里物质虽然并不富裕,但是他会与母亲各骑一辆自行车带着我和小妹去附近玩,也会在我和妹妹长大以后,四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(自行车还是借来的,家里没有那么多),带着母亲自己做的手工面点,从城东骑到城西。这样的事情当下说起来似乎并不稀奇,现在的家长多会带着孩子开车去旅游。但在那时候,我们村里没有一个人的父母这样做过,父亲是第一个,也是唯一的一个,那是三十年前的农村。

所以,父亲会与年轻人去唱歌、去

骑行,我并不怀疑,我唯一感叹和郁闷的是,为什么父亲不与我们一起去呢?我从来没有与父亲唱过歌呢。我知道,父亲喜欢听歌,许多年前,父亲有了智能手机后,我和妹妹会经常按他的要求下载些音乐,后来他自己会捣腾了,就不用我们帮忙了。我们有时与他见面,听到他手机铃声又换了,更换得还挺频繁。有时候他会跟着手机里的音乐哼唱。

我以为我的五音不全全是随父亲的,在平日里听父亲哼歌,我并不觉得父亲唱得有多好。女儿唱歌也是经常跑调,所以我还时常安慰她,外公唱得不好,妈妈唱得不好,你也唱得一般,不用气馁,这是遗传,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唱歌水平。女儿有被我安慰道,没想到,以往的那些安慰话在此时却翻了船。

进了OK厅,问父亲要唱什么歌?我猜测着父亲会唱的歌,大概与老电影相关或者与军营有关,毕竟这些是父亲平时听的歌。父亲却说出一些我并不熟悉的歌名,妹妹看我迷茫的眼神,笑我是个落伍的人,倒是女儿听了笑着说:“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歌啦。”给父亲点了几首歌,女儿兴奋地与我合唱了起来,我只能做个好听众鼓掌。

女儿听完父亲唱歌,悄悄地对我说:“妈妈,你骗我,我觉得外公唱得很好的。”是呀,原来父亲唱歌是那样优秀啊,超乎我想象得好。节奏和感觉都对,虽然平时普通话不标准,但此时唱的歌词却咬得很准,真是奇了。我按捺不住好奇心,问他何时这么会唱歌了。父亲得意地一笑:“就不告诉你。”倒是妹妹笑着说:“经常与厂里的人一起唱歌,大家都说他唱得好呢,厂里人都说老爸是老小孩。”

网络上流行的歌、新电影的插曲,父亲唱的歌并不单一,且每一首都唱得很好。看着父亲满头白发却欢乐的脸庞,在闪烁的灯光下用力歌唱,我的心也随之快乐地飞扬起来。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,只要内心快乐,热爱生活,真的到了七十岁又有什么可怕的呢,我拿起话筒也与父亲一起唱起来。

## 父亲的阳台

□孟远策

前几日,我回到老房子里,整理一些要带走的东西。末了,想起阳台——那个属于父亲的秘密花园。

我推开玻璃门,走进阳台。脚边是散落的泥土、残破的叶片,还有几只空花盆。父亲的花园,在它还繁盛的昔日,地面上生长着几棵蟹爪兰、滴水观音、芦荟,泥土里意外冒出几株不知名的花草,还有泡沫塑料盒里的小葱、半空中垂下的吊兰、玻璃瓶里的几片水面上的浮萍。

父亲用淘米水、鸡蛋壳养护他的花草,还有自然界的风雨阳光。他曾在角落的那个花盆里种过一株人参。我从没有见过它在泥土下的根,只见它纤细枝头上的叶片以及红色的小果,小如米粒而亮眼,与其他花朵小果相映成趣。在那个时候,它就是一株普通的植物,温暖可爱,触手可及。

那株人参生长过花盆里还有一棵属于我的小荔枝树。说它是树也许不太合适,因为它更像是荔枝树上折下的枝条,而不像是一株完整的植物。儿时吃完荔枝,核也舍不得扔掉。听说把它种下去,它就能生根,发芽,长成大树,结出吃不完的荔枝。为了这个小小的梦,我用父亲的小铲子在花盆里挖出一个个小土坑,把它们一个个埋进土里,再用泥土小心地盖回去。其实不只荔枝,土里还藏着种下的苹果核、梨核、枣核、桂圆核,就像一个个成长路上的梦,被我藏在心底。

一个孩子总是记得今天的又忘了昨天的,在连续几天的探视后,我渐渐把它们忘掉了。我不知道父亲仍照顾着那些也许永远不会再发芽的种子。他一边嘴上说舟山太冷,荔枝长不出来,一边养护那些可爱到幼稚的梦。有一棵荔枝最终发芽了,它长成了一根细枝,太细太小,结不出果子。但它,还是长出来了。

阳台的角落里堆着几只红色塑料桶。儿时春天,临近清明的那段日子,每逢周末,父亲就会带我出去捞鱼。我拎一只小桶,父亲带上他的大桶。我拿小网,父亲拿大网。如今那些网已经搬到新家的地下储藏室去了。

父亲还带我去钓龙虾和小螃蟹,都是在不知名的地方,没有什么人来往。父亲教我把小块的肉挂在钓钩上,抛进小池塘里,有动静了再拉上来。那个隐蔽的池塘里有不少龙虾,但我们家的人都不吃。钓上来的小半桶龙虾,我挑几只养在鱼缸里,剩下的又倒回池子,小螃蟹也是一样。好像父亲带我钓上来的更多的是快乐,而不仅仅是小螃蟹和龙虾。

老房子后面有一条河,一开始他想带我去钓鱼,不知从哪里变出来钓竿和鱼饵。我们先往河里撒米粒,然后再把饵丢进河里。一个上午的成果是什么都没有。可河对岸的那个钓鱼人怎么钓上来好几条呢?父亲可不在乎这些。

我收好回忆离开。告别阳台的那一刻,天边,夕阳的最后一抹金红正悄然融入夜色。

## 爱吹牛的父亲

□任佩飞

父亲在很多人眼里是个会疼爱孩子但又有自己威严的人。小时候,他很疼爱我们姐妹俩,后来又很疼爱外孙女,外孙女一来,笑得像花一样,记得每个外孙女爱吃的东西。

父亲今年69岁了,按农村的风俗,我们做女儿的是要挑馒头给父亲了。一回去看父亲,舅舅、姨父、二姑姑等几个亲戚长辈都在,在说我父亲。二姑姑说:“我们二哥真是好福气,生了两个争气的女儿,出钱给他造了小洋楼。”姨父接着话茬说:“是呀,他是有吹牛的资本的。”

父亲嗓门大,总喜欢在村中棋牌室打牌,还喜欢吹吹牛。他并不是吹嘘自己有多少多少钱、多少多少能力,而是讲一件事,用他的眼界来吹。父亲做过生意,开过公司,有赚过,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。有时候,他在村中吹牛,人家就不爱理他。但父亲性格使然,对每一个人都很友好,牛皮照吹,活嘛照干。

后来,我们姐妹俩长大了,家里再困难,父亲也是尽己所能地办了酒席,吹吹打打把我们嫁出去了,而且男方给

的彩礼钱,他也都给我们当嫁妆了,没留一分钱给自己。

有了外孙女后,家里越来越热闹,女儿、女婿们都努力工作赚钱。年初,我们姐妹俩商量着给父母的老房子改善一下住房条件,一晃到六月就建成了。父亲高兴,也硬气,我们出了建造的钱,他说装修就他自己来了,平时懒懒的人也变得相当勤快,打扫卫生,当小工,忙前忙后的。

眼看新房子落成,正加紧装修中。前几天,小姑姑打了个电话给我,说父亲节快到了,准备啥礼物呀。我哈哈大笑:“小姑姑,今年我跟我妹给咱爸送上的可是份大礼哟,一套崭新的小洋楼,也可以当70岁的礼物啦。”

看着小洋房,看着每天笑容满面的父亲,我突然意识到工作赚钱的意义。小时候,家庭的经济决定人家对你的态度,长大了,儿女的经济决定人家对父亲的态度。小时候,是父亲赚钱养我们,他那么疼爱我们,如今我们长大了,换我们来守护父亲了。

愿父亲牛皮吹吹,健康纯粹,欢度晚年。

